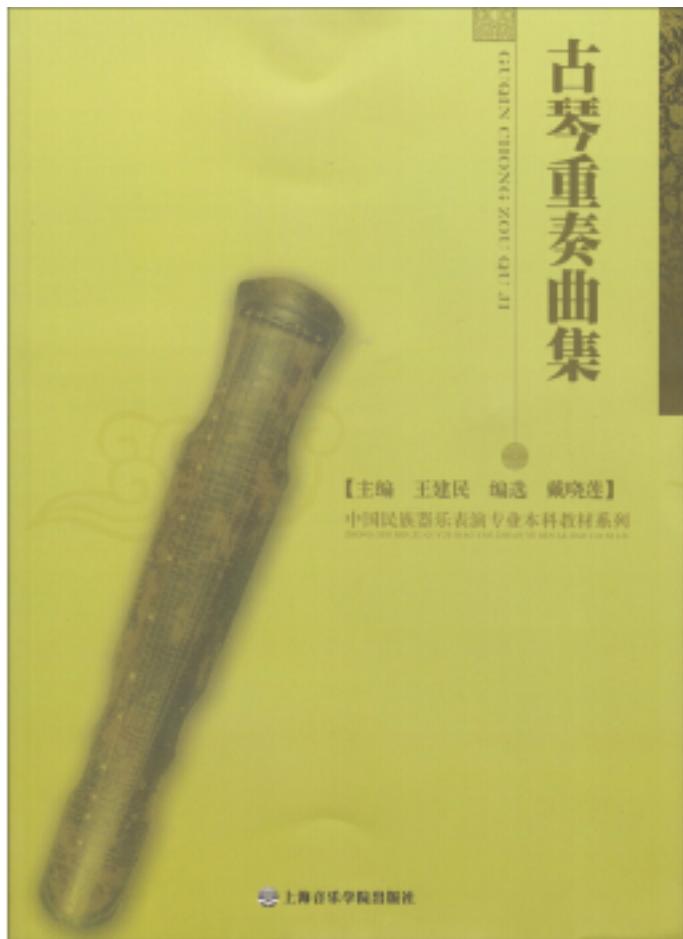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民族器乐表演专业本科教材系列：古琴重奏曲集



[中国民族器乐表演专业本科教材系列：古琴重奏曲集](#) [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王建民，戴晓莲 编

[中国民族器乐表演专业本科教材系列：古琴重奏曲集](#) [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评论

不错，学习中

京东物流很给力，东西不错。

闲看到一篇文章，谈“文人”与“雅士”之不同，言区别在于笔墨重心和叙述旨趣。文人写作，志在人生世态；雅士弄笔，精于风景器物。前者不免热血，后者往往淡定。前者入世，后者脱俗。若是依此标准，扬之水先生必是不折不扣的“雅士”一枚了。自然，雅士与雅士也是有所不同的。虽然都是面对器物，王世襄老先生的“雅”是从摩挲亲炙中得来的，扬之水的“雅”是从文图考古中流出的。尽管都是关注日常生活，孟晖女史的“雅”有春日景和丽人袅娜的妩媚情态，扬之水的“雅”却是云淡风轻悠悠空尘的林泉高致。她不诘屈聱牙钩章棘句，亦不踵事增华别出心裁，就是简素的一支笔，勾连于文献、实物与图像中，索隐发微，用心用力，有绚烂之极后的那种平淡天然。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因王世襄的引荐，扬之水结识了历史博物馆研究员、文物学家孙机先生，在孙先生的点拨下，她步入“名物之学”，一发而不可收。“名物之学”本是经学中的一支，扬之水对它的定义是：“研究和古代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古代器物的名称和用途”。说得浅白些，就是发现和寻找“器物”的历史，给空洞失效的名字注入细节，并让细节在生活场景中活起来，带有人的气息和温度。扬之水在给孙机先生的文集《寻常的精致》写序时指出：“不是古玩欣赏，不是文物鉴定，只是从错错落落的精致中，收拾一个两个迹近真实的生活场景，拼接一叶两页残损掉的历史画面。”一一反用在她身上，亦是确评。

人们笑谈，在搜索引擎为王的时代，所谓的“研究”就是搜索（search）然后再搜索（research）。在这个时代，类书们都已化身为数据库，一个关键词揪下去，倏忽闪现的上百个页面，可能就是昔日名物学者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终身所得。善用电子图书馆搜索引擎的研究生，不难收拾拼接出历史的某一粒朱砂痣，那么扬之水的优势又在于哪里呢？

她认真。记者说，“即使写一篇《中国丝绸史》的书评，她都要把相关的图书和论文找齐，并且将其中有用的材料消化过后，才敢动笔。”看页脚那些细密的注释，能体会出她的学识淹博和举重若轻。何况有的文章的“原型”根本就是她的学术论文，比如《唐宋时代的床和桌》，原来题作《家具发展史中若干细节的考证——以唐五代两宋为中心》（《故宫学刊》2005年第2期）。在《奢华之色》中，她对“掬水月在手”的考证精妙绝伦，同样，在《终朝采蓝》里，对“毛女”和“张志和”的考证厘清了工艺品中的人物故事的两大程式。在汗漫的典籍和实物中发现关联，并找到这关联的原因，这是搜索引擎无力的地方，也是扬之水可以自傲的地方。

她文艺。她说：“由物，而见史、见诗，这本来是名物研究的一大优势，因此，这一领域实在不应如此沉闷。”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熟稔，使沉重的名物研究轻盈飞扬起来，“以物解诗，由诗见物，诗物互证，诗意盎然。她写玉色青瓷瓶，引的是杨万里的诗：“路旁野店两三家，清晓无汤况有茶。道是渠侬不好事，青瓷瓶插紫薇花”。她写剔红盒上的观瀑图，用的是刘崧的题画诗：“盘石在渚，丛荫在门。有风夏凉，维日冬温。岂无方舟，可以游钓。言曳其仗，于焉遐眺。”扬之水供职于社科院文学所，文学算是本色当行，她信笔写到：“对于士人来说，一桌一榻或一把交椅，便随处可以把起居安排得适意，可室中独处，也可提挈出行，或留恋山水，或栖息池阁。可坐可卧，闻香，听雪，抚着风的节奏，看着花开花落……”语言安闲如空山灵雨，自然若云之出岫。

她重视实物。图像时代的名物研究，易在二手图像前失足跌倒，而到各个博物馆、研究所进行实物研究，是奢侈却又必需的环节。为了写《奢华之色》，她曾走访各地博物馆，观摩了上千件金银首饰。而《终朝采蓝》里最后一篇提及的56件宝贝，怕也只有亲炙者才能一道出幽微玄妙之处。十几年来，扬之水一直采用“三证合一”的方法，也就是文献、图像、实物的结

[中国民族器乐表演专业本科教材系列：古琴重奏曲集 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中国民族器乐表演专业本科教材系列：古琴重奏曲集 下载链接1](#)